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六百七十六

史部

明史卷八十三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志第五十九

河渠一

黃河上

黃河自唐以前皆北入海宋熙寧中始分趨東南一合泗入淮一合濟入海金明昌中北流絕金河皆入淮元潰溢不時

至正中害尤甚濟寧曹鄆間漂沒千餘里賈魯為總制導使  
南匯淮入海明洪武元年決曹州雙河口入魚臺徐達方北  
征乃開塌場口引河入泗以濟運而徙曹州治於安陵塌場  
者濟寧以西耐牢坡以南直抵魚臺南陽道也八年河決開  
封大黃寺堤詔河南叅政安然發民夫三萬塞之十四年河  
決原武祥符中年有司請興築帝以為天災令護舊堤而已  
十五年春決朝邑七月決滎澤陽武十七年決開封東月堤  
自陳留至陳橋橫流數十里又決杞縣入巴河遣官塞河蠲

被災租稅二十二年河沒儀封徙其治於白樓村二十三年春決歸德州東南鳳池口逕夏邑永城發興武等十衛士卒與歸德民併力築之罪有司不以聞者其秋決開封西華諸縣漂沒民舍遣使振萬五千七百餘戶二十四年四月河水暴溢決原武黑洋山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東南由陳州項城太和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賈魯河故道遂淤又由舊曹州鄆城兩河口漫東平之安山元會通河亦淤明年復決陽

武汜陳州中年原武封邱祥符蘭陽陳留通許太康扶  
溝杞十一州縣有司具圖以聞發民丁及吉安等十七  
衛軍士修築其冬大寒役遂罷三十年八月決開封城  
三面受水詔改作倉庫於滎陽高阜以備不虞冬蔡河  
徙陳州先是河決由開封北東行至是下流淤又決而  
之南永樂三年河決溫縣堤四千丈濟滌二水交溢渰  
民田四十餘里命修堤防四年修陽武黃河決岸八年  
秋河決開封壞城二百餘丈民被患者萬四千餘戶沒

田七千五百餘頃帝以國家藩屏地特遣侍郎張信往視信言祥符魚王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濬而通之使循故道則水勢可殺因繪圖以進時尚書宋禮侍郎金純方開會通河帝乃發民丁十萬命興安伯徐亨侍郎蔣廷瓚偕純相治併令禮總其役九年七月河復故道自封邱金龍口下魚臺塌場會汶水經徐呂二洪南入於淮是時會通河已開黃河與之合漕道大通遂議罷海運而河南水患亦稍息已

而決陽武中鹽堤漫中年祥符尉氏工部主事蘭芳按視言堤當急流之衝夏秋泛漲勢不可驟殺宜捲土樹椿以資捍禦無令重為民患而已又言中灤導河分流使由故道北入海誠萬世利但緣河堤埽止用蒲繩泥草不能特久宜編木為因填石其中則水可殺堤可固詔皆從其議十四年決開封州縣十四經懷遠由渦河入於淮二十年工部以開封土城堤數潰請濬其東故道報可宣德元年霖雨溢開封州縣十三年以河患徙

靈州千戶所於城東六年從河南布政使言濬祥符抵  
儀封黃陵岡淤道四百五十里是時金龍口漸淤而河  
復屢溢開封十年從御史李懋言濬金龍口正統二年  
築陽武原武滎澤決岸又決濮州范縣三年河復決陽  
武及邳州灌魚臺金鄉嘉祥越數年又決金龍口陽穀  
堤及張家黑龍廟口而徐呂二洪亦漸淺太黃寺巴河  
分水處水脉微細十三年方從都督同知武興言發卒  
疏濬而陳留水夏漲決金村堤及黑潭南岸築垂堦復



決其秋新鄉八柳樹口亦決漫曹濮抵東昌衝張秋潰  
壽張沙灣壞運道東入海徐呂二洪遂淺濫命工部侍  
郎王永和往理其事永和至山東修沙灣未成以冬寒  
停役且言河決自衛輝宜敕河南守臣修塞帝切責之  
令山東三司築沙灣趣永和塞河南八柳樹疏金龍口  
使河由故道明年正月河復決聊城至三月永和濬黑  
洋山西灣引其水由太黃寺以資運河修築沙灣堤大  
半而不敢盡塞置分水閘設三空放水自大清河入海

且設分水閘二空於沙灣西岸以泄上流而請停八柳  
樹工從之是時河勢方橫溢而分流大清不崙向徐呂  
徐呂並膠淺且自臨清以南運道艱阻景泰二年特敕  
山東河南巡撫都御史洪英王暹協力合治務令水歸  
漕河暹言黃河自陝州以西有山峽不能為害陝州以  
東則地勢平緩水易泛溢故為害甚多洪武二十四年  
改流從汴梁北五里許由鳳陽入河者為大黃河其支  
流出徐州以南者為小黃河以通漕運自正統十三年

以來河復故道從黑洋山後徑趨沙灣入海但存小黃  
河從徐州出岸高水低隨濬隨塞以是徐州之南不得  
飽水臣自黑洋山東南抵徐州督河南三司疏濬臨清  
以南請以責英未幾給事中張文質劾遲英治水無績  
請引塌場水濟徐呂二洪濬潘家渡以北支流殺沙灣  
水勢且開沙灣浮橋以西河口築閘引水以灌臨清而  
別命官以責其成詔不允仍命遲英調度時議者謂沙  
灣以南地高水不得南入運河請引耐牢坡水以灌運

而勿使經沙灣別開河以避其衝決之勢或又言引耐  
牢坡水南去則自此以北枯澀矣甚者言沙灣水淺急  
石鐵沈下若羽非人力可為宜設齋醮符咒以禳之帝  
心甚憂念命工部尚書石璞往治而加河神封號璞至  
濬黑洋山至徐州以通漕而沙灣決口如故乃命中官  
黎賢阮洛御史彭誼協治璞等築石堤於沙灣以禦決  
河開月河二引水以並運河且殺其決勢三年五月河  
流漸微細沙灣堤始成乃加璞太子太保而於黑洋山

沙灣建河神二新廟歲春秋二祭六月大雨決旬復決沙灣北岸掣運河之水以東近河地皆沒命英督有司修築復敕中官黎賢武良工部侍郎趙榮往治四年正月河復決新塞口之南詔復加河神封號至四月決口乃塞五月大雷雨復決沙灣北岸掣運河水入鹽河漕舟盡阻帝復命璞往乃鑿一河長三里以避決口上下通運河而決口亦築壩截之令新河運河俱可行舟工畢奏聞帝恐不能久令璞且留處置而命諭德徐有貞

為兪都御史嵩治沙灣時河南水患方甚原武西華皆遷縣治以避水巡撫遲言黃河舊從開封北轉流東南入淮不為害自正統十三年改流為二一自新鄉八柳樹由故道東經延津封邱入沙灣一決滎澤漫流原武抵祥符扶溝通許洧川尉氏臨潁鄆城陳州商水西華項城太原沒田數十萬頃而開封患特甚雖嘗築大小堤於城西皆三十餘里然沙土易壞隨築隨決小堤已沒大堤復壞其半請起軍民夫協築以防後患帝可其

奏太僕少卿黃仕雋亦言河分兩派一自滎澤南流入  
項城一自新鄉八柳樹北流入張秋會通河竝經六七  
州縣約二千餘里民皆蕩析離散而有司猶徵其稅乞  
敕所司覆視免徵帝亦可其奏巡撫河南御史張瀾又  
言原武黃河東岸嘗開二河合黑洋山舊河道引水濟  
徐呂今河改決而北二河淤塞不通恐徐呂乏水必妨  
漕運黑洋山北河流稍紆迴因請決口改挑一河以接  
舊道灌徐呂帝亦從之有貞至沙灣上治河三策一置

水閘門臣聞水之性可使通流不可使堙塞禹鑿龍門  
闕伊闕為疏導計也故漢武堙瓠子終弗成功漢明疏  
汴河踰年著蹟今談治水者甚衆獨樂浪王景所述制  
水門之法可取蓋沙灣地土皆沙易致坍塌故作壩作  
閘皆非善計請依景法損益其間置閘門於水而實其  
底令高常水五尺小則拘之以濟運大則疏之使趨海  
則有通流之利無堙塞之患矣一開分水河凡水勢大  
者宜分小者宜合今黃河勢大恒衝決運河勢小恒乾



淺必分黃河合運河則有利無害請度黃河可分之地  
開廣濟河一道下穿濮陽博陵及舊沙河二十餘里上  
連東西影塘及小嶺等地又數十餘里其內則有古大  
金堤可倚以為固其外有八十里梁山泊可恃以為泄  
至新置二閘亦頗堅牢可以宣節使黃河水大不至泛  
溢為害小亦不至乾淺以阻漕運其一挑深運河帝諭  
有貞如其議行之有貞乃踰濟汶沿衛沁循大河道濮  
范相度地形水勢上言河自雍而豫出險固而之夷斥

水勢既肆由豫而究土益疎水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口者適當其衝於是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堤以潰渠以淤澇則溢旱則涸漕道由此阻然驟而堰之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今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於是設渠以疏之起張秋金堤之首西南行九里至濮陽濬又九里至博陵陂又六里至壽張之沙河又八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白嶺灣又三里至李峯凡五十里由李峯

而上二十里至竹口蓮花池又三十里至大瀦潭乃踰  
范暨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築九堰  
以禦河流旁出者長各萬丈實之石而鍵以鐵六年七  
月功成賜渠名廣濟沙灣之決垂十年至是始塞亦會  
黃河南流入淮有貞乃克奏功凡費木鐵竹石累數萬  
夫五萬八千有奇工五百五十餘日自此河水北出濟  
漕而阿郵曹鄆間田出沮洳者百數十萬頃乃濬漕渠  
由沙灣北至臨清南抵濟寧復建八閘於東昌用王景

制水門法以平水道而山東河患息矣七年夏河南大雨河決開封河南歸德其秋畿輔山東大雨諸水竝溢高地丈餘堤岸多衝決仍敕有司修築未幾事竣還京入見獎勞甚至擢副都御史天順元年修祥符護城大堤五年七月河決汴梁土城又決磚城城中水丈餘壞官民舍過半周王府宮人及諸守土官皆乘舟筏以避軍民溺死無算襄城亦決縣城命工部侍郎薛遠往視恤災戶蠲田租公辭民居以次修理明年二月開祥符

曹家溜河勢漸平七年河南布政司照磨金景輝以考

滿至京上言國初黃河在封邱後徙康王馬頭去城北

三十里復有二支河一由沙門注運河一由金龍口達

徐呂入海正統戊辰決滎澤轉趨城南併流入淮舊河

支河俱堙漕河因而淺澀景泰癸酉因水迫城築堤四

十里勞費過甚而水發輒潰然尚未至決城濠為人害

也至天順辛巳水暴至土城磚城竝圯七郡財力所築

之堤俱委諸無用人心惶惶未知所底夫河不循故道

併流入淮是為妄行今急宜疏導以殺其勢若止委之一淮而以堤防為長策恐開封終為魚鼈之區乞敕部檄所司先疏金龍口寬濶以接漕河然後相度舊河或別求泄水之地挑濬以平水患為經久計命如其說行之成化七年命王恕為工部侍郎奉敕總理河道總河侍郎之設自恕始也時黃河不為患恕竭力漕河而已十四年河決開封壞護城堤五十丈巡撫河南都御史李衍言河南累有河患皆下流壅塞所至宜疏開封西

南新城地下抵梁家淺舊河口七里壅塞以洩杏花營

上流又自八角河口直抵南頓分導散漫以免祥符鄆

陵睢陳歸德之災乃敕衍酌行之明年正月遷蒙澤縣

治以避水而開封堤不久即塞弘治二年五月河決開

封及金龍口入張秋運河又決埽頭五所入沁郡邑多

被害汴梁尤甚議者至請遷開封城以避其患布政司

徐恪持不可乃止命所司大發卒築之九月命白昂為

戶部侍郎修治河道賜以特勅令會山東河南北直隸

三巡撫自上源決口至運河相機修築三年正月昂上  
言臣自淮河相度水勢抵河南中牟等縣見上源決口  
水入南岸者十三入北岸者十七南決者自中牟楊橋  
至祥符界析為二支一經尉氏等縣合潁水下塗山入  
於淮一經通許等縣入渦河下荆山入於淮又一支自  
歸德州通鳳陽之亳縣亦合渦河入於淮北決者自原  
武經陽武祥符封邱蘭陽儀封考城其一支決入金龍  
等口至山東曹州衝入張秋漕河去冬水消沙積決口



已淤因併為一大支由祥符翟家口合沁河出丁家道口下徐州此河流南北分行大勢也合潁渦二水入淮者各有灘磧水脈頗微宜疏濬以殺河勢合沁水入徐者則以河道淺隘不能受方有漂沒之虞況上流金龍諸口雖暫淤久將復決宜於北流所經七縣築為堤岸以衛張秋但原敕治山東河南北直隸而南直隸淮徐境實河所經行要地尚無所統於是併以命昂昂舉郎中婁性協治乃役夫二十五萬築陽武長堤以防張秋

引中牟決河出滎澤陽橋以達淮濬宿州古汴河以入  
泗又濬睢河自歸德飲馬池經符離橋至宿遷以會漕  
河上築長堤下修減水閘又疏月河十餘以洩水塞決  
口三十六使河流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海  
水患稍寧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卒不能容復於  
魚臺德州吳橋修古長堤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  
十二道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建石堰以  
時啟閉蓋南北分治而東南則以疏為主云六年二月

以劉大夏為副都御史治張秋決河先是河決張秋戴家廟掣漕河與汶水合而北行遣工部侍郎陳政督治政言河之故道有二一在滎澤孫家渡口經朱仙鎮直抵陳州一在歸德州飲馬池與亳州地相屬舊俱入淮今已淤塞因致上流衝激勢盡北趨自祥符孫家口楊家口車船口蘭陽銅瓦廂決為數道俱入運河於是張秋上下勢甚危急自堂邑至濟寧堤岸多崩圯而戴家廟減水閘淺隘不能洩水亦有衝決請濬舊河以殺上

流之勢塞決河以防下流之患政方漸次修舉未幾卒

官帝深以為憂命廷臣會薦才識堪任者僉舉大夏遂  
賜敕以往十二月巡按河南御史涂昇言黃河為患南  
決病河南北決病山東昔漢決酸棗復決瓠子宋都大  
梁河決為患不過瀕河數郡而已今京師專藉會通河  
歲漕粟數百萬石河決而北則大為漕憂臣博采輿論  
治河之策有四一曰疏濬滎鄭之東五河之西飲馬白  
露等河皆黃河由渦入淮之故道其後南流日久或河

口以淤高不洩或河身狹隘難容水勢無所分殺遂泛  
濫北決今惟躡上流東南之故道相度疏濬則正流歸  
濫北決今惟躡上流東南之故道相度疏濬則正流歸  
道餘波就壑下流無奔潰之害北岸無衝決之患矣二  
曰扼塞既殺水勢於東南必須築堤岸於西北黃陵岡  
上下舊堤缺壞當度下流東北形勢去水遠近補築無  
遺排障百川悉歸東南由淮入海則張秋無患而漕河  
可保矣三曰用人薦河南僉事張鼎四曰久任則請專

信大夏且於歸德或東昌建公廨令居中裁決也帝以

為然七年五月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往同大夏共

治張秋十二月築塞張秋決口工成初河流湍悍決口

濶九十餘丈大夏行視之曰是下流未可治當治上流

於是即決口西南開越河三里許使糧道可濟乃濬儀

封黃陵岡南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出徐以殺水勢

又濬孫家渡口別鑿新河七十餘里導使南行由中牟

潁川東入淮又濬祥符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分

為二一由宿遷小河口一由亳渦河俱會於淮然後沿  
張秋兩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聯巨艦穴而窒之實以  
土至決口去窒沈艦壓以大埽且合且決隨決隨築連  
晝夜不息決既塞繚以石堤隱若長虹功乃成帝遣行  
人齎羊酒往勞之改張秋名為安平鎮大夏等言安平  
鎮決口已塞河下流北入東昌臨清至天津入海運道  
已通然必築黃陵岡河口導河上流南下徐淮庶可為  
運道久安之計廷議如其言乃以八年正月築塞黃陵

岡及荆隆等口七處旬有五日而畢蓋黃陵岡居安平鎮之上流其廣九十餘丈荆隆等口又居黃陵岡之上流其廣四百三十餘丈河流至此寬漫奔放皆喉襟重地諸口既塞於是上流河勢復歸蘭陽考城分流逕徐州歸德宿遷南入運河會淮水東注於海南流故道以復而大名府之長堤起胙城歷滑縣長垣東明曹州曹縣抵虞城凡三百六十里其西南荆隆等口新堤起於家店歷銅瓦廂東橋抵小宋集凡百六十里大小二堤



相翼而石壩俱培築堅厚潰決之患於是息矣帝以黃陵岡河口功成敕建黃河神祠以鎮之賜額曰昭應其秋召大夏等還京荆隆即金龍也十一年河決歸德管河工部員外郎謝緝言黃河一支先自徐州城東小浮橋流入漕河南抵邳州宿遷今黃河上流於歸德州小壩子等處衝決與黃河別支會流經宿州睢寧由宿遷小河口流入漕河於是小河口北抵徐州水流漸細河道淺阻且徐呂二洪惟賴沁水接濟自沁源河內歸德

至徐州小浮橋流出雖與黃河異源而比年河沁之流  
合而為一今黃河自歸德南決恐牽引沁水俱往南流  
則徐呂二洪必至淺阻請亟塞歸德決口遏黃水入徐  
以濟漕而挑沁水之淤使入徐以濟徐呂則水深廣而  
漕便利矣帝從其請未幾河南管河副使張鼐言臣嘗  
請修築侯家潭口決河以濟徐呂二洪今自六月以來  
河流四溢潭口決齧彌深工費浩大卒難成功臣嘗行  
視水勢荆隆口堤內舊河通賈魯河由丁家道口下徐

淮其迹尚在若於上源武陟木欒店別鑿一渠下接荆  
隆口舊河俟河流南遷則引之入渠庶沛然之勢可接  
二洪而糧運無所阻矣帝為下其議於總漕都御史李  
慈越二歲兗州知府龔洪上言副使龔見河勢南行欲  
自荆隆口分沁水入賈魯河又自歸德西王牌坊上下  
分水亦入賈魯河俱由丁家道口入徐州但今秋水從  
王牌坊東行不由丁家口而南顧逆流東北至黃陵岡  
又自曹縣入單南連虞城乞令守臣亟建疏濬修築之

策於是河南巡撫都御史鄭齡言徐呂二洪藉河沁二水合流東下以相接濟今丁家道口上下河決堤岸者十有二處共濶三百餘丈而河淤三十餘里上源奔放則曹單受害而安平可虞下流散溢則蕭碭被患而漕流有阻濬築誠急務也部覆從之乃修丁家口上下堤岸初黃河自原武滎陽分而為三一自亳州鳳陽至清河口通淮入海一自歸德州過丁家道口抵徐州小浮橋一自窪泥河過黃陵岡亦抵徐州小浮橋即賈魯河

也迨河決黃陵岡犯張秋北流奪漕劉大夏往塞之仍  
出清河口十八年河忽北徙三百里至宿遷小河口正  
德三年又北徙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橋四年六月又北  
徙一百二十里至沛縣飛雲橋俱入漕河是時南河故  
道淤塞水惟北趨單豐之間河窄水溢決黃陵岡尚家  
等口曹單田廬多沒至圍豐縣城郭兩岸濶百餘里督  
漕及山東鎮巡官恐經鉅野陽穀故道則奪濟寧安平  
運河各陳所見以請議未定明年九月河復衝黃陵岡

入賈魯河汎溢橫流直抵豐沛御史林茂達亦以北決  
安平鎮為虞而請濬儀封考城上流故道引河南流以  
分其勢然後塞決口築故堤工部侍郎崔巖奉命修理  
黃河濬祥符董盆口滎澤孫家渡又濬賈魯河及亳州  
故河各數十里且築長垣諸縣決口及曹縣外堤梁靖  
決口功未就而驟雨堤潰巖上疏言河勢衝蕩益甚且  
流入王子河亦河故道若非上流多殺水勢決口恐難  
卒塞莫若於曹單豐沛增築堤防毋令北徙庶可護漕

且請別命大臣知水利者共議於是帝責巖治河無方而以待郎李鏜代之鏜言蘭陽儀封考城故道淤塞故河流俱入賈魯河經黃陵岡至曹縣決梁靖楊家二口侍郎巖亦嘗修築緣地高河澱隨濬隨淤水勢不多而決口又難築塞今觀梁靖以下地勢最卑故衆流奔注成河直抵沛縣藉令其口築成而容受全流無地必致迴激黃陵岡堤岸而運道妨矣至河流故道堙者不可復疏請起大名三春柳至沛縣飛雲橋築堤三百餘里

以障河北徙從之六年二月功未竣鏜言陳橋集銅瓦  
廂俱應增築請設副使一人耑理會河南盜起召鏜還  
京命姑已其不急者遂委其事於副使而堤役由此罷  
八年六月河復決黃陵岡部議以其地界大名山東河  
南守土官事權不一請耑遣重臣乃命管河副都御史  
劉愷兼理其事愷奏率衆祭告河神越二日河已南徙  
尚書李鏐因請祭河且賜愷羊酒愷於治河束手無策  
特歸功於神曹單間被害日甚世宗初總河副都御史



龔弘言黃河自正德初載變遷不常日漸北徙大河之水合成一派歸入黃陵岡前乃折而南出徐州以入運河黃陵岡初築三埽先已決去其二懼山陝諸水橫發加以霖潦決而趨張秋復由故道入海臣嘗築堤起長垣由黃陵岡抵山東楊家口延袤二百餘里今擬距堤十里許再築一堤延袤高廣如之即河水溢舊河流至十里外性緩勢平可無大決從之自黃陵岡決開封以南無河患而河北徐沛諸州縣河徙不常嘉靖五年督

漕都御史高友機請濬山東賈魯河河南鴛鴦口分洩  
水勢毋偏害一方部議恐害山東河南不允六年冬以  
章拯為工部侍郎兼僉都御史治河先是大學士費宏  
言河入汴梁以東分為三支雖有衝決可無大害正德  
末渦河等河日就淤淺黃河大股南趨之勢既無所殺  
乃從蘭陽考城曹濮奔赴沛縣飛雲橋及徐州之溜溝  
悉入漕河泛溢瀰漫此前數年河患也近者沙河至沛  
縣浮沙湧塞官民舟楫悉取道昭陽湖春夏之交湖面

淺涸運道必阻渦河等河必宜亟濬御史戴金言黃河入淮之道有三自中牟至荆山合長淮曰渦河自開封經葛岡小壩丁家道口馬牧集鴛鴦口至徐州小浮橋口曰汴河自小壩經歸德城南飲馬池抵文家集經夏邑至宿遷曰白河弘治間渦白上源堙塞而徐州獨受其害宜自小壩至宿遷小河併賈魯河鴛鴦口文家集壅塞之處盡行疏通則趨淮之水不止一道而徐州水患殺矣御史劉欒言曹縣梁靖口南岸舊有賈魯河南

至武家口十三里黃沙淤平必宜開濬武家口下至馬  
牧集鴛鴦口百十七里即小黃河舊通徐州故道水尚  
不涸亦宜疏通督漕總兵官楊宏亦請疏歸德小壩丁  
家道口亳州渦河宿遷小河友璣及拯亦屢以為言俱  
下工部議以為濬賈魯故道開渦河上源功大難成未  
可輕舉但議築堤障水俾入正河而已是年黃河上流  
驟溢東北至沛縣廟道口截運河注鷄鳴臺口入昭陽  
湖汶泗南下之水從而東而河之出飛雲橋者漫而北

淤數十里河水沒豐縣徙治避之明年拯言滎陽北孫  
家渡蘭陽北趙皮寨皆可引水南流但二河通渦東入  
淮又東至鳳陽長淮衛經壽春王諸園寢為患巨測惟  
寧陵北至河一道通飲馬池抵文家集又經夏邑至宿  
州符離橋至宿遷小河口自趙皮寨至文家集凡二百  
餘里濬而通之水勢易殺而園寢無患乃為圖說以聞  
命刻期舉工而河決曹單城武楊家梁靖二口吳士舉  
莊衝入鷄鳴臺奪運河沛地淤填七八里糧艘阻不進

御史吳仲以聞因劾拯不能辦河事乞擇能者往代其冬以盛應期為總督河道右都御史是時光祿少卿黃綰詹事霍韜左都御史胡世寧兵部尚書李承勛各獻治河之議綰言漕河資山東泉水不必資黃河莫若濬兗冀間兩高中低之地道河使北至直沽入海韜言議者欲引河自蘭陽注宿遷夫水溢徐沛猶有二洪為之東捍東北諸山亘列如垣有所底極若道蘭陽則歸德鳳陽平地千里河勢奔放數郡皆壑患不獨徐沛矣按

衛河自衛輝汲縣至天津入海猶古黃河也今宜於河陰原武懷孟間審視地形引河水注於衛河至臨清天津則徐沛水勢可殺其半且元人漕舟涉江入淮至封邱北陸運百八十里至淇門入御河達京師御河即衛河也今導河注衛冬春沂衛河沿臨清至天津夏秋則由徐沛此一舉而運道兩得也世寧言河自汴以來南分二道一出汴城西滎澤經中牟陳潁至壽州入淮一出汴城東祥符經陳留亳州至懷遠入淮其東南一道

自歸德宿州經虹縣睢寧至宿遷出其東分五道一自長垣曹鄆至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口至魚臺塌場口出一自儀封歸德至徐州小浮橋出一自沛縣南飛雲橋出一自徐沛之中境山北溜溝出六道皆入漕河而南會於淮今諸道皆塞惟沛縣一道僅存合流則水勢既大河身亦狹不能容故溢出為患近又漫入昭陽湖以致流緩沙塞宜因故道而分其勢沛西則濬孫家渡抵壽州以殺上流汴東西出懷遠宿遷及正東小浮橋



溜溝諸道各宜擇其利便者開濬一道以洩下流或修武城南廢堤抵豐單接沛北廟道口以防北流此皆治河急務也至為運道計則當於湖東滕沛魚臺鄒縣間獨山新安社地別鑿一渠南接留城北接沙河不過百餘里厚築西岸以為湖障令水不得漫而以一湖為河流散漫之區乃上策也承勛言黃河入運支流有六自渦河源塞則北出小黃河溜溝等處不數年諸處皆塞北併出飛雲橋於是豐沛受惠而金溝運道遂淤然幸

東面皆山猶有所障故昭陽湖得通舟若益陡而北則  
徑奔入海安平鎮故道可慮單縣穀亭百萬生靈之命  
可虞又益北則自濟寧至臨清運道諸水俱相隨入海  
運何由通臣愚以為相六道分流之勢導引使南可免  
衝決此下流不可不疏濬也欲保豐沛單縣穀亭之民  
必因舊堤築之堤其西北使毋溢出此上流不可不堤  
防也其論昭陽湖東引水為運道與世寧同乃下總督  
大臣會議七年正月應期奏上如世寧策請於昭陽湖

東改為運河會河決淤廟道口三十餘里乃別遣官濬  
趙皮寨孫家渡南北溜溝以殺上流隄武城迤西至沛  
縣南以防北潰會旱災修省言者請罷新河之役乃召  
應期還京以工部侍郎潘希曾代希曾抵官言邇因趙  
皮寨開濬未通疏孫家渡口以殺河勢請敕河南巡撫  
潘瓚督管河副使刻期成功帝從其奏希曾又言漕渠  
廟道口以下忽淤數十里者由決河西來橫衝口上并  
掣閘河之水東入昭陽湖致閘水不南而飛雲橋之水

時復北漫故也今宜於濟沛間加築東堤以遏入湖之路更築西堤以防黃河之衝則水不散緩而廟道口可永無淤塞之虞帝亦從之八年六月單豐沛三縣長堤成九年五月孫家渡河堤成逾月河決曹縣一自胡村寺東東南至賈家壩入古黃河由丁家道口至小浮橋入運河一自胡村寺東北分二支一東南經虞城至碭山合古黃河出徐州一東北經單縣長堤抵魚臺漫為坡水傍穀亭入運河單豐沛三縣長堤障之不為害希

曾上言黃由歸德至徐入漕故道也永樂間濬開封支河達魚臺入漕以濟淺自弘治時黃河改由單豐出沛之飛雲橋而歸德故道始塞魚臺支河亦塞今全河復其故道則患害已遠支流達於魚臺則淺涸無虞此漕運之利國家之福也帝悅下所司知之乃召希曾還京自是豐沛漸無患而魚臺數溢十一年總河僉都御史戴時宗請委魚臺為受水之地言河東北岸與運道鄰惟西南流者一由孫家渡出壽州一由渦河口出懷遠

一由趙皮寨出桃源一由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往年  
四道俱塞全河南奔故豐沛曹單魚臺以次受害今患  
獨鍾於魚臺宜棄以受水因而道之使入昭陽湖過新  
開河出留城金溝境山乃易為力至塞河四道惟渦河  
經祖陵未敢輕舉其三支河頗存故迹宜乘魚臺壅塞  
令開封河夫捲埽填堤逼使河水分流則魚臺水勢漸  
減俟水落畢工并前三河共為四道以分洩之河患可  
已明年都御史朱裳代時宗條上治河二事大畧言三

大支河宜開如時宗計而請塞梁靖口迤東由魚臺入  
運河之空口以捍黃河則穀亭鎮迤南二百餘里淤者  
可濬是謂塞黃河之口以開運河黃河自穀亭轉入運  
河順流而南二日抵徐州徐州逆流而北四日乃抵穀  
亭黃水之利莫大於此恐河流北趨或由魚臺金鄉濟  
寧漫安平鎮則運河堤岸衝決或三支一有壅淤則穀  
亭南運河亦且衝決宜繕築堤岸束黃入運是謂借黃  
河之水以資運河詔裳相度處置十三年正月裳復言

今梁靖口趙皮寨已通孫家渡方濬惟渦河一支因趙皮寨下流睢州野鷄岡淤正河五十餘里漫於平地注入渦河宜挑濬深廣引導漫水歸入正河而於睢州張見口築長堤至歸德郭村凡百餘里以防汎溢更時疏梁靖口築長堤挑儀封月河入之達於小浮橋則北岸水勢殺矣夫河過魚臺其流漸北將有越濟寧趨安平東入於海之漸嘗議塞全河之口以安運河而水勢洶湧恐難遽塞塞亦不能無橫決黃陵岡李居莊諸處不



能無患徐州迤上至魯橋泥沙停滯山東諸泉水微運  
道必澀請創築城武至濟寧縷水大堤百五十餘里以  
防北溢而自魯橋至沛縣東堤百五十餘里修築堅厚  
固之以石自魚臺至穀亭開通淤河引水入漕以殺魚  
臺城武之患此順水之性不與水爭地者也孫家渡渦  
河二支俱出懷遠會淮流至鳳陽經皇陵及壽春王陵  
至泗州經祖陵皇陵地高無慮祖陵則三面距河壽春  
王陵尤逼近祖陵宜築土堤壽春王陵宜砌石岸然事

體重大不敢輕舉也清江浦口正當黃淮會合之衝二河水漲漫入河口以致淤塞滯運宜濬深廣而又築堤以護水漲築壩以護行舟皆不可緩往時淮水獨流入海而海口又有套流安東上下又有澗河馬邏諸港以分水入海今黃河匯入於淮水勢已非其舊而諸港套俱已堙塞不能速洩下壅上溢梗塞運道宜將溝港次第開濬海口套沙多置龍爪船往來爬盪以廣入海之路此所謂殺其下流者也河出魚臺雖借以利漕然未

有數十年不變者也。一旦他徙，則徐沛必涸。宜大濬山東諸泉，以滙於汶河。則徐沛之渠不患乾涸。雖至河口塞，亦無虞矣。工部覆如其議。帝允行之。未幾，裳憂去命。劉天和為總河副都御史，代裳是歲，河決趙皮寨入淮。穀亭流絕，廟道口復淤。天和役夫十四萬濬之。已而河忽自夏邑大邱回村等集衝數口，轉向東北流經蕭縣下徐州。小浮橋天和言黃河自魚沛入漕河，運舟通利者數十年而淤塞河道廢壞，閘座阻隔，泉流衝廣河身。

為害亦大今黃河既改衝從虞城蕭碭下小浮橋而榆  
林集侯家林二河分流入運者俱淤塞斷流利去而害  
獨存宜濬魯橋至徐州二百餘里之淤塞制可十四年  
從天和言自曹縣梁靖口東至河口築壓口縷水堤復  
築曹縣八里灣至單縣侯家林長堤各一道是年冬天  
和條上治河數事中言魯橋至沛縣東堤舊議築石以  
禦橫流今黃河既南徙可不必築孫家渡自正統時全  
河從此南徙弘治間淤塞屢開屢淤卒不能通今趙皮

寨河日漸衝廣若再開渡口併入渦河不惟二洪水澀  
恐亦有陵寢之虞宜仍其舊勿治舊議祥符盤石蘭陽  
銅瓦廂考城蔡家口各添築月堤臣以為黃河之當防  
者惟北岸為重當擇其去河遠者大隄中隄各一道修  
補完築使北岸七八百里間聯屬高厚則前勘應築諸  
堤舉在其中皆可罷不築帝亦從之十五年督漕都御  
史周金言自嘉靖六年後河流益南其一由渦河直下  
長淮而梁靖口趙皮寨二支各入清河匯於新莊閘遂

灌裏河水退沙存日就淤塞故老皆言河自汴來本濁而渦淮泗清新莊閘正當二水之口河淮既合昔之為沛縣患者今移淮安矣因請於新莊更置一渠立閘以資蓄洩從之十六年冬從總河副都御史于湛言開地邱店野雞岡諸口上流四十餘里由桃源集丁家道口入舊黃河截渦河水入河濟洪十八年總河都御史胡纘宗開考城孫繼口孫祿口黃河支流以殺歸睢水患且灌徐呂因於二口築長堤及修築馬牧集決口二十

年五月命兵部侍郎王以旂督理河道協總河副都御史郭持平計議先一歲黃河南徙決野雞岡由渦河經亳州入淮舊決口俱塞其由孫繼口及考城至丁家道口虞城入徐呂者亦僅十之二持平久治弗效降俸戴罪以旂至上言國初漕河惟通諸泉及汶泗黃河勢猛水濁徙遷不常故徐有貞白昂劉大夏力排之不資以濟運也今幸黃河南徙諸閘復舊宜濬山東諸泉入野雞岡新開河道以濟河道而築長堤沛縣以南聚水如

開河制務利漕運而已明年春持平請濬孫繼口及扈  
運口李景高口三河使東由蕭碭入徐濟運其秋從以  
旂言於孫繼口外別開一渠洩水以濟徐呂凡八月三  
口工成以旂持平皆被獎遂召以旂還未幾李景高口  
復淤先是河決豐縣遷縣治於華山久之始復其故治  
河決孟津夏邑皆遷其城及野雞岡之決也鳳陽沿淮  
州縣多水患乃議徙五河蒙城避之而臨淮當祖陵形  
勝不可徙乃用巡按御史賈太亨言敕河撫二臣亟濬



碭口河道引入二洪以殺南注之勢二十六年秋河決

曹縣水入城二尺漫金鄉魚臺定陶城武衝穀亭總河

都御史詹瀚請於趙皮寨諸口多穿支河以分水勢詔

可三十一年九月河決徐州房村集至邳州新安運道

淤阻五十里總河副都御史曾鈞上治河方畧乃濬房

村至雙溝曲頭築徐州高廟至邳州沂河又言劉伶臺

至赤晏廟凡八十里乃黃河下流淤沙壅塞疏濬宜先

次則草灣老黃河口衝激渰沒安東一縣亦當急築更

築長堤磯礧以備衝激又三里溝新河口視舊口水高  
六尺開舊口有沙淤之患而為害稍輕開新口未免淤  
沒之虞而漕舟頗便宜暫閉新口建置閘座且增築高  
家堰長堤而新莊諸閘甃石以遏橫流帝命侍郎吳鵬  
振災戶而悉從釣奏三里溝新河者督漕都御史應檟  
以先年開清河口通黃河之水以濟運今黃河入海下  
流澗口安東俱漲塞河流壅而漸高瀉入清河口沙停  
易淤屢濬屢塞溝在淮水下流黃河未合之上故閉清

河口而開之使船由通濟橋遡溝出淮以達黃河者也  
時濬徐邳將訖工一夕水湧復淤帝用嚴嵩言遣官祭  
河神而鵬鈞復共奏請急築濬草灣劉伶臺建閘三里  
溝迎納泗水清流且於徐州以上至開封濬支河一二  
令水分殺其冬漕河工竣進鈞秩侍郎三十七年七月  
曹縣新集淤新集地接梁靖口歷夏邑丁家道口馬牧  
集韓家道口司家道口至蕭縣薊門出小浮橋此賈魯  
河故道也自河患亟別開支河出小河以殺水勢而本

河漸澀至是遂決趨東北段家口析而為六曰大溜溝  
小溜溝秦溝濁河胭脂溝飛雲橋俱由運河至徐洪又  
分一支由碭山堅城集下郭貫樓析而為五曰龍溝母  
河梁樓溝楊氏溝胡店溝亦由小浮橋會徐洪而新集  
至小浮橋故道二百五十餘里遂淤不可復矣自後河  
忽東忽西靡有定向水得分瀉者數年不至壅潰然分  
多勢弱淺者僅二尺識者知其必淤至四十四年七月  
河決沛縣上下二百餘里運道俱淤全河逆流自沙河

至徐州以北至曹縣棠林集而下北分二支南流者逶  
沛縣戚山楊家集入秦溝至徐北流者逶豐縣華山東  
北由三教堂出飛雲橋又分而為十三支或橫絕或逆  
流入漕河至湖陵城口散漫湖波達於徐州浩渺無際  
而河變極矣乃命朱衡為工部尚書兼理河漕又以潘  
季馴為僉都御史總理河道明年二月復遣工科給事  
中何起鳴往勘河工衡巡行決口舊渠已成陸而盛應  
期所鑿新河故跡尚在地高河決至昭陽湖不能復東

乃定計開濬而季馴則以新河土淺泉湧勞費不貲留城以上故道初淤可復也由是二人有隙起鳴至沛還上言舊河之難復有五黃河全徙必殺上流新集龐家屯趙家園皆上流也以不貲之財投於上流已棄之故道勢必不能一也自留城至沛莽為巨浸無所施工二也橫亘數十里褰裳無路十萬之衆何所棲身三也挑濬則淖陷築岸則無土且南塞則北奔四也夏秋淫潦難保不淤五也新河開鑿費省且可絕後來潰決之患

宜用衡言開新河而兼採李馴言不全棄舊河廷臣議定衡乃決開新河時李馴持復故道之議廷臣又多以為然遂勘議新集郭貫樓諸上源地衡言河出境山以北則閘河淤出徐州以南則二洪洄惟出境山至小浮橋四十餘里間乃兩利而無害自黃河橫流碭山郭貫樓支河皆已淤塞改從華山分為南北二支南出秦溝正在境山南五里許運河可資其利惟北出沛縣西及飛雲橋逆上魚臺為患甚大朝廷不忍民罹水災拳拳

故道命勘上源但臣參考地形有五不可自新集至兩河口皆平原高阜無尺寸故道可因郭貫樓抵龍溝頗有河形又係新淤無可駐足其不可一也黃河所經鮮不為患由新集則高虞夏邑受之由郭貫樓則蕭碭受之今改復故道則魚沛之禍復移蕭碭其不可二也河西注華山勢若建瓴欲從中鑿渠挽水南向必當築壩橫截遏其東奔於狂瀾巨浸之中築壩數里為力甚難其不可三也役夫三十萬曠日持久騷動三省其不可



四也大役踵興工費數百萬一有不繼前功盡隳其不可五也惟當開廣秦溝使下流通行修築南岸長堤以防奔潰可以甦魚沛昏墊之民從之衡乃開魚臺南陽抵沛縣留城百四十餘里而濬舊河自留城以下抵境山茶城五十餘里由此與黃河會又築馬家橋堤三萬五千八百八十丈石堤三十里遏河之出飛雲橋者趨秦溝以入洪於是黃水不東侵漕道通而沛流斷矣方工未成河復決沛縣敗馬家橋堤論者交章請罷衡未

幾工竣帝大喜賦詩四章志喜以示在直諸臣隆慶元  
年五月加衡太子少保始河之決也支流散漫遍陸地  
既而南趨濁河迨新河成則盡趨秦溝而南北諸支河  
悉併流焉然河勢益大漲三年七月決沛縣自考城虞  
城曹單豐沛抵徐州俱受其害茶城淤塞漕船阻邳州  
不能進已雖少通而黃河水橫溢沛地秦溝濁河口淤  
沙旋疏旋壅朱衡已召還工部及總河都御史翁大立  
皆請於梁山之南別開一河以漕避秦溝濁河之險後

所謂泃河者也詔令相度地勢未果行四年秋黃河暴至茶城復淤而山東沙薛汶泗諸水驟溢決仲家淺運道由梁山出戚家港合於黃河大立復請因其勢而濬之是時淮水亦大溢自泰山廟至七里溝淤十餘里而水從諸家溝傍出至清河縣河南鎮以合於黃河大立又言開新莊閘以通回船復陳瑄故道則淮可無虞獨黃河在睢寧宿遷之間遷徙未知所定泗州陵寢可虞請濬古睢河由宿遷歷宿州出小浮橋以洩二洪之水

且規復清河魚溝分河一道下草灣以免衝激之患則  
南北運道庶幾可保時大立已內遷方受代而季馴以  
都御史復起總理河道部議令區畫九月河復決邳州  
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小河口淤百八十里糧艘阻不  
進大立言比來河患不在山東河南豐沛而專在徐邳  
故先欲開泇河口以遠河勢開蕭縣河以殺河流者正  
謂浮沙壅聚河面增高為異日慮耳今秋水洊至橫溢  
為災權宜之計在棄故道而就新衝經久之策在開泇

河以避洪水乞決澤於二者部議主塞決口而令大立  
條利害以聞大立遂以開洳口就新衝復故道三策並  
進且言其利害各相參會罷去策未決而李馴則主復  
故道時茶城至呂梁黃水為兩淮所束不能下又不得  
決至五年四月乃自靈壁雙溝而下北決三口南決八  
口支流散溢大勢下睢寧出小河而赴頭灣八十里正  
河悉淤季馴役丁夫五萬盡塞十一口且濬赴頭灣築  
縷堤三萬餘丈是頭灣故道以復旋以漕船行新溜中

多漂沒季馴罷去六年春復命尚書衡經理河工以兵部侍郎萬恭總理河道二人至罷洳河議專事徐邳河修築長堤自徐州至宿遷小河口三百七十里併繕豐沛大黃堤正河安流運道大通衡乃上言河南屢被河患大為隄防今幸有數十年之安者以防守嚴而備禦素也徐邳為糧運正道既多方以禦之則宜多方以守之請用夫每里十人以防三里一鋪四鋪一老人巡視伏秋水發時五月十五日上堤九月十五日下午堤願攜

家居住者聽詔如議六月徐邳河堤工竣遂命衡回部  
賞衡及總理河道都御史萬恭等銀幣有差是歲御史  
吳從憲言淮安而上清河而下正淮泗河海衝流之會  
河濤內出海潮逆流停蓄移時沙泥旋聚以故日就壅  
塞宜以春夏時濬治則下流疏暢汎溢自平帝即命衡  
與漕臣勘議而督理河道署郎中事陳應薦挑挖海口  
新河長十里有奇濶五丈五尺深一丈七尺用夫六千  
四百餘人衡之被召將還也上疏言國家治河不過濬

淺築堤二策濬淺之法或爬或撈或逼水而衝或引水而避此可人力勝者然茶城與淮水會則在清河茶城清河無水不淺蓋二水互為勝負黃河水勝則壅沙而淤及其消也淮漕水勝則衝沙而通水力蓋居七八非專用人力也築堤則有截水縷水之異截水可施於閘河不可施於黃河蓋黃河湍悍挾川潦之勢何堅不瑕安可以一堤當之縷水則兩岸築堤不使旁潰始得遂其就下之海之性蓋以順為治非以人力勝水性故至



今百五六十里為永賴焉清河之淺應視茶城遇黃河漲落時輒挑河漢導淮水衝刷雖遇漲而塞必遇落而通無足慮也惟清江浦水勢最弱出口處所適與黃河相值宜於黃水盛發時嚴閉各閘毋使沙淤若海口則自隆慶三年海嘯壅水倒灌低窪之地積瀦難洩宜時加疏濬毋使積塞至築黃河兩岸堤第當縷水不得以攔截為名疏上報聞而已

明史卷八十三



總校官編修臣吳紹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卷八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  
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六百七十七 史部

明史卷八十四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志第六十

河渠二

黃河下

萬歷元年河決房村築堤窪子頭至秦溝口明年給事中鄭岳言運道自茶城至淮安五百餘里自嘉靖四十



四年河水大發淮口出水之際海沙漸淤今且高與山等自淮而上河流不迅泥水愈淤於是邳州淺房村決呂梁二洪平茶城倒流皆坐此也今不治海口之沙乃日築徐沛間堤岸桃宿而下聽其所之民之為魚未有已時也因獻宋李公義王令圖潘川爬法命河臣勘奏從其所言而是年秋淮河並溢明年八月河決碭山及邳家口曹家莊韓登家口而北淮亦決高家堰而東徐邳淮南北漂沒千里自此桃清上下河道淤塞漕艘梗

阻者數年淮揚多水患矣總河都御史傅希摯改築碭  
山月堤暫留三口為洩水之路其冬並塞之四年二月  
督漕侍郎吳桂芳言淮揚洪潦奔衝蓋緣海濱汙港久  
堙入海止雲梯一徑致海擁橫沙河流泛溢而鹽安高  
寶不可收拾國家轉運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  
設官亦主治河而不知治海請設水利僉事一員專疏  
海道審度地利如草灣及老黃河皆可趨海何必專事  
雲梯哉帝優詔報可桂芳復言黃水抵清河與淮合流

經清江浦外河東至草灣又折而西南過淮安新城外  
河轉入安東縣前直下雲梯關入海近年關口多壅河  
流日淺惟草灣地低下黃河衝決駸駸欲奪安東入海  
以縣治所關屢決屢塞去歲草灣迤東自決一口宜於  
決口之西開挑新口以迎埽灣之溜而於金城至五港  
岸築堤束水語云救一路哭不當復計一家哭今淮揚  
鳳泗邳徐不啻一路矣安東自衆流匯圍祇文廟縣署  
僅存椽瓦其勢垂陷不如委之以拯全淮帝不欲棄安

東而命開草灣如所請八月工竣長萬一千一百餘丈  
塞決口二十二役夫四萬四千帝以海口開濬水患漸  
平賚桂芳等有差未幾河決韋家樓又決沛縣縷水堤  
豐曹二縣長堤豐沛徐州睢寧全鄉魚臺單曹田廬漂  
溺無算河流齧宿遷城帝從桂芳請遷縣治築土城避  
之於是御史陳世寶請復考黃河故道言河自桃源三  
義鎮歷清河縣北至大河口會淮入海運道自淮安天  
妃廟亂淮而下十里至大河口從三義鎮出口向桃源



大河而去凡七十餘里是為老黃河至嘉靖初三義鎮口淤而黃河改趨清河縣南與淮會自此運道不由大河口而徑由清河北上矣近者崔鎮屢決河勢漸趨故道若仍開三義鎮口引河入清河北或令出大河口與淮流合或從清河西別開一河引淮出河上游則運道無恐而淮泗之水不為黃流所漲部覆允行桂芳言淮水向經清河會黃河趨海自去秋河決崔鎮清江正河淤澱淮口梗塞於是淮弱河強不能奪草灣入海之途

而全淮南徙橫灌山陽高寶間向來湖水不踰五尺堤  
僅七尺今堤加丈二而水更過之宜急護湖堤以殺水  
勢部議以為必淮有所歸而後堤可保請令桂芳等熟  
計報可開河護堤二說未定而河復決崔鎮宿沛清桃  
兩岸多壞黃河日淤墊淮水為河所迫徙而南時五年  
八月也希摯議塞決口束水歸漕桂芳欲衝刷成河以  
為老黃河入海之路帝令急塞決口而俟水勢稍定乃  
從桂芳言時給事中湯聘尹議導淮入江以避黃會桂

芳言黃水向老黃河故道而去下奔如駛淮遂乘虛湧入清口故道淮揚水勢漸消部議行勘以河淮既合乃寢其議管理南河工部郎中施天麟言淮泗之水不下清口而下山陽從黃浦口入海浦口不能盡洩浸淫高寶邵伯諸湖而湖堤盡沒則以淮泗本不入湖而今入湖故也淮泗之入湖者又緣清口向未淤塞而今淤塞故也清口之淤塞者又緣黃河淤塞日高淮水不得不讓河而南徙也蓋淮水併力敵黃勝負或亦相半自高

家堰廢壞而清口內通濟橋朱家等口淮水內灌於是  
淮泗之力分而黃河得以全力制其敵此清口所以獨  
淤於今歲也下流既淤則上流不得不決每歲糧艘以  
四五月畢運而堤以六七月壞水發之時不能為力以  
落之後方圖堵塞甫及春初運事又迫僅完堤工於河  
身無與河身不挑則來年益高上流之決必及於徐呂  
而不止於邳遷下流之涸將盡乎邳遷而不止於清挑  
須不惜一年糧運不惜數萬帑藏開挑正河寬限責成

乃為一勞永逸至高家堰朱家等口宜及時築塞使淮  
泗併力足以敵黃則淮水之故道可復高寶之大患可  
減若興鹽海口堙塞亦宜大加疏濬而湖堤多建減水  
大閘堤下多開支河要未有不先黃河而可以治淮亦  
未有不疏通淮水而可以固堤者也事下河漕諸臣會  
議淮之出清口也以黃水由老黃河奔注而老黃河久  
淤未幾復塞淮水仍漲溢給事中劉鉉請亟開通海口  
而簡大臣會同河漕諸臣往治乃命桂芳為工部尚書

兼理河漕而裁總河都御史官桂芳甫受命而卒六年  
夏潘季馴代時給事中李涑請多濬海口以導衆水之  
歸給事中王道成則請塞崔鎮決口築桃宿長堤修理  
高家堰開復老黃河並下河臣議季馴與督漕侍郎江  
一麟相度水勢言海口自雲梯關四套以下闊七八里  
至十餘里深三四丈欲別議開鑿必須深闊相類方可  
注放工力甚難且未至海口乾地猶可施工其將入海  
之地潮汐往來與舊口等耳舊口皆係積沙人力雖不

可濬水力自能衝刷海無可濬之理惟當導河歸海則以水治水即濬海之策也河亦非可以人力導惟當繕治堤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即導河之策也頻年以來日以繕堤為事顧卑薄而不能支迫近而不能容雜以浮沙而不能久是以河決崔鎮水多北潰為無堤也淮決高家堰浦口水多東潰堤弗固之也不咎制之未備而咎築堤為下策豈通論哉上流既旁潰又歧下流而分之其趨雲梯入海口者譬猶强弩之末

耳水勢益分則力益弱安能導積沙以注海故今日濬海急務必先塞決以導河尤當固堤以杜決而欲堤之不決必真土而勿雜浮沙高厚而勿惜鉅費讓遠而勿與爭地則堤乃可固也沿河堤固而崔鎮口塞則黃不旁決而衝漕力專高家堰築朱家口塞則淮不旁決而會黃力專淮黃合自有控海之勢又懼其分而力仍弱也必暫塞清江浦河而嚴司啓閉以防其內奔姑置草灣河而專復雲梯以還其故道仍接築淮安新城長堤



以防其末流使黃淮力全涓滴悉趨於海則力強且專  
下流之積沙自去海不濬而閘河不挑而深所謂固堤  
即以導河導河即以濬海也又言黃水入徐歷邳宿桃  
清至清口會淮而東入海淮水自洛及鳳歷盱泗至清  
口會河而東入海此兩河故道也元漕江南粟則由揚  
州直北廟灣入海未嘗過淮陳瑄始堤管家諸湖通淮  
為運道慮淮水漲溢則築高家堰堤以捍之起武家墩  
經大小澗至阜寧湖而淮不東侵又慮黃河漲溢則堤

新城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而黃  
不南侵其後堤岸漸傾水從高堰決入淮郡遂同魚鼈  
而當事者未考其故謂海口壅閉宜亟穿支渠詎知草  
灣一開西橋以上正河遂至淤阻夫新河闊二十餘丈  
深僅丈許較故道僅三十之一豈能受全河之水下流  
既壅上流自潰此崔鎮諸口所由決也今新河復塞故  
河漸已通流雖深闊未及原河十一而兩河全下沙隨  
水刷欲其全復河身不難也河身既復闊者七八里狹

亦不下三四百丈滔滔東下何水不容匪惟不必別鑿  
他所即草灣亦可置勿濬矣故為今計惟修復陳瑄故  
蹟高築南北兩堤以斷兩河之內灌則淮揚昏墊可免  
塞黃浦口築寶應堤濬東關等淺修五閘復五壩則淮  
南運道無虞堅塞桃源以下崔鎮口諸決則全河可歸  
故道黃淮既無旁決並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復  
而桃清淺阻又不足言此以水治水之法也若夫爬撈  
之說僅可行諸閘河前人屢試無功徒費工料於是條

上六議曰塞決口以挽正河曰築堤防以杜潰決曰復  
閘壩以防外河曰創滾水壩以固堤岸曰止濬海工程  
以省糜費曰寢開老黃河之議以仍利涉帝悉從其請  
七年十月兩河工成賚季馴一麟銀幣而遣給事中尹  
瑾勘實八年春進季馴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廕一子一  
麟等遷擢有差是役也築高家堰堤六十餘里歸仁集  
堤四十餘里柳浦灣堤東西七十餘里塞崔鎮等決口  
百三十築徐睢邳宿桃清兩岸遙堤五萬六千餘丈碣

豐大壩各一道徐沛豐碭縷堤百四十餘里建崔鎮徐  
昇季泰三義減水石壩四座遷通濟閘於甘羅城南淮  
揚間堤壩無不修築費帑金五十六萬有奇其秋擢季  
馴南京兵部尚書季馴又請復新集至小浮橋故道給  
事中王道成河南巡撫周鑑等不可而止自桂芳季馴  
時罷總河不設其後但以督漕兼理河道高堰初築清  
口方暢流連數年河道無大患至十五年封邱偃師東  
明長垣屢被衝決大學士申時行言河所決地在三省

守臣畫地分修易推委河道未大壞不必設都御史宜遣風力老成給事中一人行河乃命工科給事中都常居敬往居敬請修築大社集東至白茅集長堤百里從之初黃河由徐州小浮橋入運其河深且近洪能刷洪以深河利於運道後漸徙沛縣飛雲橋及徐州大小溜溝至嘉靖末決邵家口出秦溝由濁河口入運河淺迫茶城茶城歲淤運道數害萬厯五年冬河復南趨出小浮橋故道未幾復堙潘季馴之塞崔鎮也厚築堤岸束

水歸漕嗣後水發河臣輒加堤而河身日高矣於是督

漕僉都御史楊一魁欲復黃河故道請自歸德以下丁

家道口濬至石將軍廟令河仍自小浮橋出又言善治

水者以疏不以障年來堤上加堤水高凌空不啻過鵝

濱河城郭決水可灌宜測河身深淺隨處挑濬而於黃

河分流故道設減水石門以洩暴漲給事中王士性則

請復老黃河故道大略言自徐而下河身日高而為堤

以束之堤與徐州城等束益急流益迅委全力於淮而

淮不任故昔之黃淮合今黃強而淮益縮不復合矣黃  
強而一啓天妃通濟諸閘則灌運河如建瓴高寶一梗  
江南之運坐廢淮縮則退而侵泗為祖陵計不得不建  
石堤護之堤增河益高根本大可虞也河至清河凡四  
折而後入海淮安高寶鹽興數百萬生靈之命託之一  
丸泥決則盡成魚蝦矣紛紛之議有欲增堤泗州者有  
欲開顏家灌口永濟三河南甃高家堰北築滾水壩者總  
不如復河故道為一勞永逸之計也河故道向由三義



鎮達葉家衝與淮合在清河縣北別有濟運河在縣南

蓋支河耳河強奪支河直趨縣南而自棄北流之道然  
河形固在也自桃源至瓦子灘凡七十里窪下不耕無  
室廬墳墓之礙雖開河費鉅而故道一復為利無窮議  
皆未定居敬及御史喬璧星皆請復專設總理大臣乃  
復命潘季馴為右都御史總督河道時帝從居敬言罷  
老黃河議而季馴抵官言新集故道故老言銅幫鐵底  
當開但歲儉費繁未能遽行又言黃水濁而汶泗水清

且弱交會茶城佚秋黃水發則倒灌入漕沙停而淤勢  
所必至然黃水一落漕即從之沙隨水去不濟自通縱  
有淺阻不過旬日往時建古洪內華二閘黃漲則閉閘  
以遏濁流黃退則啟閘以縱泉水近者居敬復增建鎮  
口閘去河愈近則吐納愈易但當嚴閘禁如清江浦三  
閘之法則河渠永賴矣帝委季馴即從其言遂罷故道  
之議未幾水患益甚十七年六月黃水暴漲決獸醫口  
月堤漫李景高口新堤衝入夏鎮內河壞田廬沒人民

無算十月決口塞十八年大溢徐州水積城中者逾年  
衆議遷城改河季馴濬魁山支河以通之起蘇伯湖至  
小河口積水乃消十九年九月泗州大水州治滄三尺  
居民沈溺十九浸及祖陵而山陽復河決江都邵伯又  
因湖水下注田廬浸傷工部尚書曾同亨上其事議者  
紛起乃命工科給事中張貞觀往泗州勘視水勢而從  
給事中楊其休言放季馴歸用舒應龍為工部尚書總  
督河道二十年三月季馴將去條上辨惑者六事力言

河不兩行新河不當開支渠不當濬又著書曰河防一覽大旨在築堤障河束水歸漕築堰障淮逼淮注黃以清刷濁沙隨水去合則流急急則蕩滌而河深分則流緩緩則停滯而沙積上流既急則海口自闢而無待於開其治堤之法有縷堤以束其流有遙堤以寬其勢有滾水壩以洩其怒法甚詳言甚辨然當是時水勢橫潰徐泗淮揚間無歲不受患祖陵被水季馴謂當自消已而不驗於是季馴言訕而分黃導淮之議由此起矣貞

觀抵泗州言臣謁祖陵見泗城如水上浮盂盂中之水

復滿祖陵自神路至三橋丹墀無一不被水且高堰危

如累卵又高寶隱禍也今欲洩淮當以闢海口積沙為

第一義然洩淮不若殺黃而殺黃於淮流之既合不若

殺於未合但殺於既合者與運無妨殺於未合者與運

稍礙別標本究利害必當殺於未合之先至於廣入海

之途則自鮑家口黃家營至魚溝金城左右地勢頗下

似當因而利導之貞觀又會應龍及總漕陳于陞等言

淮黃同趨者惟海而淮之由黃達海者惟清口自海沙  
開濬無期因而河身日高自河流倒灌無已因而清口  
日塞以致淮水上浸祖陵漫及高寶而興泰運堤亦衝  
決矣今議闢清口沙且分黃河之流於清口上流十里  
地去口不遠不至為運道梗分於上復合於下則衝海  
之力專合必於草灣之下恐其復衝正河為淮城患也  
塞鮑家口黃家營二決恐橫衝新河散溢無歸兩岸俱  
堤則東北清沐海安窪下地不虞潰決計費凡三十六

萬有奇若海口之塞則潮汐莫窺其涯難施畚鍤惟淮黃合流東下河身滌而漸深海口刷而漸闢亦是理之可必者帝悉從其請乃議於清口上流北岸開腰鋪支河達於草灣既而淮水自決張福堤直隸巡按彭應參言祖陵度可無虞且方東備倭警宜暫停河工部議令河臣熟計應龍貞觀言為祖陵久遠計支河實不容已之工請候明春倭警寧息舉行其事遂寢二十有一年春貞觀報命議開歸徐達小河口以救徐邳之溢導濁

河入小浮橋故道以紓鎮口之患下總河會官集議未  
定五月大雨河決單縣黃堍口一由徐州出小浮橋一  
由舊河達鎮口聞邳城陷水中高寶諸湖堤決口無算  
明年湖堤盡築塞而黃水大漲清口沙墊淮水不能東  
下於是挾上源阜陵諸湖堤山溪之水暴浸祖陵泗城  
滄沒二十三年又決高郵中堤及高家堰高良澗泗城  
患益急矣先是御史陳邦科言固堤束水未收刷沙之  
利而反致衝決法當用濬其方有三冬春水涸令沿河



淺夫乘時撈淺則沙不停而去一也官民船往來船尾  
悉繫鈹犁乘風搜滌則沙不寧而去二也倣水磨水碓  
之法置為木機乘水滾盪則沙不留而去三也至淮必  
不可不會黃故高堰斷不可棄湖溢必傷堤故周家橋  
潰處不可開已棄之道必淤滿故老黃河草灣地等處  
斷不可復疏下所司議戶部郎中華存禮則請復黃河  
故道并濬草灣而是時腰鋪猶未開工部侍郎沈節甫  
言復黃河未可輕議至諸策皆第補偏救弊而已宜槩

停罷乃召應龍還工部時二十二年九月也既而給事中吳應明言先因黃淮遷徙無常設河縷二堤束水歸漕及水過沙停河身日高徐邳以下居民盡在水底今清口外則黃流阻遏清口內則淤沙橫截強河橫灌上流約百里許淮水僅出沙上之浮流而瀦蓄於盱泗者遂為祖陵患矣張貞觀所議腰鋪支河歸之草灣或從清河南岸別開小河至駱家營馬廠等地出會大河建閘啟閉一遇運淺即行此河亦策之便者至治泗水則

有議開老子山引淮水入江者宜置閘以時啟閉折張  
福堤而堤清口使河水無南向部議下河漕諸臣會勘  
直隸巡按牛應元因謁祖陵目擊河患繪圖以進因上  
疏言黃高淮壅起於嘉靖末年河臣鑿徐呂二洪巨石  
面沙日停河身日高潰決由此起當事者計無復之兩  
岸築長堤以束曰縷堤縷堤復決更於數里外築重堤  
以防曰遙堤雖歲決歲補而莫可誰何矣黃淮交會本  
自清河北二十里駱家營折而東至大河口會淮所稱

老黃河是也陳瑄以其迂曲從駱家營開一支河為見  
今河道而老黃河淤矣慶歷間復開草灣支河黃舍故  
道而趨以致清口交會之地二水相持淮不勝黃則竄  
入各閘口淮安士民於各閘口築一土梗以防之嗣後  
黃淮暴漲水退沙停清口遂淤今稱門限沙是也當事  
者不思挑門限沙乃傍土埂築高堰橫亘六十里置全  
淮正流之口不事復將從旁入黃之張福口一并築堤  
塞之遂倒流而為祖陵患矣前歲科臣貞觀議開門限

沙裁張福堤其所重又在支河腰鋪之開總之全口淤沙未盡挑闢即腰鋪工成淮水未能出也況下流鮑王諸口已決難以施工豈若復黃河故道盡闢清口淤沙之為要乎且疏上流不若科臣應明所議就草灣下流濬諸決口俾由安東歸五港或於周家橋量為疏通而急塞黃垆口挑蕭碭渠道濬符離淺阻至宿遷小河為淮水入黃正路急宜挑闢使有所歸應龍言張福堤已決百餘丈清口方挑沙而腰鋪之開尤不可廢工部侍

郎沈思孝因言老黃河自三義鎮至葉家衝僅八千餘丈河形尚存宜亟開濬則河分為二一從故道抵顏家河入海一從清口會淮患當自弭請遣風力科臣一人與河漕諸臣定畫一之計乃命禮科給事中張企程往勘而以水患累年迄無成畫遷延糜費罷應龍職為民常居敬張貞觀彭應參等皆譴責有差御史高舉請疏周家橋裁張福堤闢門限沙建滾水石壩於周家橋大小澗口武家墩綠楊溝上下而壩外濬河築岸使行地

中改塘埂十二閘為壩灌閘外十二河以闢入海之路  
濬芒稻河且多建濱江水閘以廣入江之途然海口日  
壅則河沙日積河身日高而淮亦不能安流有灌口者  
視諸口頗大而近日所決蔣家鮑家昇家三口直與相  
射宜挑濬成河俾由此入海工部主事樊兆程亦議闢  
海口而言舊海口決不可濬當自鮑家營至五港口挑  
濬成河令從灌口入海俱下工部請并委企程勘議是  
時總河工部尚書楊一魁被論乞罷因言清口宜濬黃

河故道宜復高堰不必復石堤不必砌減水閘壩不必  
用帝不允辭而詔以盡心任事御史夏之臣則言海口  
沙不可劈草灣河不必濬腰鋪新河四十里不必開雲  
梯關不必闢惟當急開高堰以救祖陵且言歷年以來  
高良澗土堤每遇伏秋即衝決大澗口石堤每遇洶湧  
即崩潰是高堰在為高寶之利小而高堰決則為高寶  
之害大也孰若明議而明開之使知趨避乎給事中黃  
運泰則又言黃河下流未洩而遽開高堰周橋以洩淮



水則淮流南下黃必乘之高寶間盡為沼而運道月河必衝決矣不如濬五港口達灌口門以入於海之為得也詔并行勘議企程乃上言前此河不為陵患自隆慶末年高寶淮揚告急當事狃於目前清口既淤又築高堰以遏之堤張福以束之障全淮之水與黃角勝不虞其勢不敵也迨後甃石加築堽塞愈堅舉七十二溪之水滙於泗者僅留數丈一口出之出者什一停者什九河身日高流日壅淮日益不得出而瀦蓄日益深安得

不倒流旁溢為祖陵患乎今議疏淮以安陵疏黃以導  
淮者言人人殊而謂高堰當決者臣以為屏翰淮揚殆  
不可少莫若於其南五十里開周家橋注草子湖大加  
開濬一由金家灣入芒稻河注之江一由子嬰溝入廣  
洋湖達之海則淮水上流半有宣洩矣於其北十五里  
開武家墩注永濟河由蠡灣閘出口直達涇河從射陽  
湖入海則淮水下流半有歸宿矣此急救祖陵第一義  
也會是時祖陵積水稍退一魁以聞帝大悅仍諭諸臣

急協議宣洩於是企程一魁共議欲分殺黃流以縱淮  
別疏海口以導黃而督漕尚書褚鈇則以江北歲侵民  
不堪大役欲先洩淮而徐議分黃御史應元折衷其說  
言導淮勢便而功易分黃功大而利遠顧河臣所請亦  
須六十八萬金國家亦何靳於此御史陳燧嘗令寶應  
慮周家橋既開則以高郵邵伯為壑運道民產鹽場交  
受其害上疏爭之語甚激大旨分黃為先而淮不必深  
治且欲多開入海之路令高寶諸湖之水皆東而後周

家橋武家墩之水可注而淮安知府馬化龍復進分黃  
五難之說潁州兵備道李宏道又謂宜開高堰鉄遂據  
以上聞給事中林熙春駁之言淮猶昔日之淮而河非  
昔日之河先是河身未高而淮尚安流今則河身既高  
而淮受倒灌此導淮固以為淮分黃亦以為淮工部乃  
覆奏云先議開腰鋪支河以分黃流以倭倣災傷停寢  
遂貽今日之患今黃家壩分黃之工若復沮格淮壅為  
害誰職其咎請令治河諸臣導淮分黃亟行興舉報可

二十四年八月一魁興工未竣復條上分淮導黃事宜  
十事十月河工告成直隸巡按御史蔣春芳以聞復條  
上善後事宜十六事乃賞賚一魁等有差是役也役夫  
二十萬開桃源黃河壩新河起黃家嘴至安東五港灌  
口長三百餘里分洩黃水入海以抑黃強闢清口沙七  
里建武家墩高良澗周家橋石閘洩淮水三道入海且  
引其支流入江於是泗陵水患平而淮揚安矣然是時  
一魁專力桃清淮泗間而上流單縣黃堍口之決以為

不必塞鉄及春芳皆請塞之給事中李應策言漕臣主  
運河臣主工各自為見宜再令析議一魁言黃堍口一  
支由虞城夏邑接碭山蕭縣宿州至宿遷出白洋河一  
小支分蕭縣兩河口出徐州小浮橋相距不滿四十里  
當疏濬與正河會更通鎮口閘裏湖之水與小浮橋二  
水會則黃堍口不必塞而運道無滯矣從之於是議濬  
小浮橋沂河口小河口以濟徐邳運道以洩碭蕭漫流  
培歸仁堤以護陵寢是時徐邳復見清泗運道不利鉄

終以為憂二十五年正月復極言黃堧口不塞則全河  
南徙害且立見議者亦多恐下齧歸仁為二陵患三月  
小浮橋等口工垂竣一魁言運道通利河徙不相妨已  
有明驗惟議者以祖陵為慮請徵往事折之洪武二十  
四年河決原武東南至壽州入淮永樂九年河北入漁  
臺未幾復南決由渦河經懷遠入淮時兩河合流歷鳳  
泗以出清口未聞為祖陵患正統十三年河北衝張秋  
景泰中徐有貞塞之復由渦河入淮弘治二年河又北

衝白昂劉大夏塞之復南流一由中牟至潁壽一由亳  
州至渦河入淮一由宿遷小河口會泗全河大勢縱橫  
潁亳鳳泗間下溢符離睢宿未聞為祖陵慮亦不聞堤  
及歸仁也正德三年河漸北徙由小浮橋至飛雲橋穀  
亭三道入漕盡趨徐邳出二洪運道雖濟而泛溢日甚  
嘉靖十一年朱裳始有渦河一支中經鳳陽祖陵未敢  
輕舉之說然當時猶時濬祥符之董益口寧陵之五里  
鋪漿澤之孫家渡蘭陽之趙皮寨又或決睢州之地邱



店界牌口野鷄岡寧陵之陽村舖俱入舊河從亳鳳入

淮南流未絕亦何嘗為祖陵患嘉靖二十五年後南流  
故道始盡塞或由秦溝入漕或由濁河入漕五十年來  
全河盡出徐邳奪泗入淮而當事者方認客作主日築  
垣而窘之以致河流日壅淮不敵黃退而內瀦遂貽盱  
泗祖陵之患此實由內水之停壅不由外水之衝射也  
萬歷七年潘季馴始慮黃流倒灌小河白洋等口挾諸  
河水衝射祖陵乃作歸仁堤為保障計復張大其說謂

祖陵命脈全賴此堤習聞其說者遂疑黃堙之決下齧  
歸仁不知黃堙一決下流易洩必無上灌之虞況今小  
河不日竣工引河復歸故道去歸仁益遠奚煩過計為  
報可一魁既開小浮橋築義安山濬小河口引武沂泉  
濟運及是年四月河復大決黃堙口溢夏邑永城由宿  
州符離橋出宿遷新河口入大河其半由徐州入舊河  
濟運上源水枯而義安東水橫壩復衝二十餘丈小浮  
橋水脈微細二洪告涸運道阻澀一魁因議挑黃堙口

迤上掃灣淤嘴二處且大挑其下李吉口北下濁河救  
小浮橋上流數十里之涸復上言黃河南旋至韓家道  
盤岔河丁家莊俱岸闊百丈深踰二丈乃銅幫鐵底故  
道也至劉家窪始強半南流得山西坡永涸湖以為壑  
出溪口入符離河亦故道也惟徐邳運道淺涸所以首  
議開小浮橋再加挑闢必大為運道之利乃欲自黃堍  
挽回全河必須挑四百里淤高之沙身築三百里南岸  
之長堤不惟所費不貲竊恐後患無已御史楊光訓等

亦議挑掃灣直渠展濟濁河及築山西坡歸仁堤與一  
魁合獨鉄異議帝命從一魁言一魁復言歸仁在西北  
泗州在東南相距百九十里中隔重岡疊嶂且歸仁之  
北有白洋河朱家溝周家溝胡家溝小河口洩入運河  
勢如建瓴即無歸仁祖陵無足慮濁河淤墊高出地上  
曹單間闊一二百丈深二三丈尚不免橫流徐邳間僅  
百丈深止丈餘徐西有淺至二三尺者而夏永韓家道  
口至符離河闊深視曹單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河流所

棄自古難復且運河本藉山東諸泉不資黃水惟當倣  
正統間二洪南北口建閘之制於鎮口之下大浮橋之  
上呂梁之下洪邳州之沙坊各建石閘節宣洩泗而以  
小浮橋沂河口二水助之更於鎮口西築壩截黃開唐  
家口而注之龍溝會小浮橋入運以杜灌淤鎮口之害  
實萬全計也報可二十六年春從楊光訓等議撤鉄命  
一魁兼管漕運六月召一魁掌部事命劉東星為工部  
侍郎總理河漕二十七年春東星上言河自商虞而下

由丁家道口抵韓家道口趙家園口將軍廟兩河口出  
小浮橋下二洪乃賈魯故道也自元及我朝行之甚利  
嘉靖三十七年北徙濁河而此河遂淤潘季馴議復開  
之以工費浩繁而止今河東決黃堙由韓家道口至趙  
家園百餘里衝刷成河即季馴議復之故道也由趙家  
園至兩河口直接三仙臺新渠長僅四十里募夫五萬  
濬之踰月當竣而大挑運河小挑濁河俱可節省惟李  
吉口故道當挑復淤去冬已挑數里前功難棄然至鎮

口三百里而遙不若趙家園至兩河口四十里而近況  
大浮橋已建閘蓄汶泗之水則鎮口濟運亦無藉黃流  
報可六月功成加東星工部尚書一魁及餘官賞賚有  
差初給事中楊廷蘭因黃堦之決請開洳河給事中楊  
應文亦主其說既而直隸巡按御史卬祺復言之東星  
即開趙家園復採衆說鑿洳河以地多沙石工未就而  
東星病河既南徙李吉口淤澱日高北流遂絕而趙家  
園亦日就淤塞徐邳間三百里河水尺餘糧艘阻塞二

十九年秋工科給事中張問達疏論之會開歸大水河漲商邱決蕭家口金河盡南注河身變為平沙商賈舟膠沙上南岸蒙牆寺忽徙置北岸商虞多被淹沒河勢盡趨東南而黃堦斷流河南巡撫曾如春以聞曰此河徙非決也問達復言蕭家口在黃堦上流未有商舟不能行於蕭家口而能行於黃堦以東者運艘大可慮帝從其言方命東星勘議而東星卒矣問達復言運道之壞一因黃堦口之決不早杜塞更因并力泐河以致趙



家園淤塞斷流河身日高河水日淺而蕭家口遂決全

河奔潰入淮勢及陵寢東星已逝宜急補河臣早定長

策大學士沈一貫給事中桂有根皆趣簡河臣御史高

舉獻三策請濬黃堧口以下舊河引黃水注之東遂塞

黃堧口而遏其南俟舊河衝刷深則并塞新決之口其

二則請開泃河及膠萊河而言河漕不宜并於一人當

選擇分任其事江北巡按御史吳崇禮則請自蒙牆寺

西北黃河灣曲之所開濬直河引水東流且濬李吉口

至堅城集淤道三十餘里而盡塞黃堙以南決口使河  
流盡歸正漕工部尚書一魁酌舉崇禮之議以開直河  
塞黃堙口濬淤道為正策而以泃河為旁策膠萊為備  
策帝命急挑舊河塞決口且兼挑泃河以備用下山東  
撫按勘視膠萊河三十年春一魁覆河撫如春疏言黃  
河勢趨邳宿請築汴堤自歸德至靈虹以障南徙且疏  
小河口使黃流盡歸之則瀾漫自消祖陵可無患帝嘉  
納之已而言者再疏攻一魁帝以一魁不塞黃堙口致

衝祖陵斥為民復用崇禮議分設河漕二臣命如春為  
工部侍郎總理河道如春議開虞城王家口挽全河東  
歸須費六十萬三十一年春山東巡撫黃克纘言王家  
口為蒙牆上源上流既達則下流不可旁洩宜遂塞蒙  
牆口從之時蒙牆決口廣八十餘丈如春所開新河未  
及其半塞而注之慮不任受有獻策者言河流既回勢  
若雷霆藉其勢衝之淺者可深也如春遂令放水水皆  
泥沙流少緩於夏四月水暴漲衝魚單豐沛間會如春

以憂卒乃命李化龍為工部侍郎代其任給事中宋一  
韓言黃河故道已復陵運無虞決口懼難塞宜深濬堅  
城以上淺阻而增築徐邳兩岸使下流有所容則舊河  
可塞給事中孟成已言塞舊河急而濬新河尤急化龍  
甫至河大決單縣蘇家莊及曹縣縷堤又決沛縣四鋪  
口太行堤灌昭陽湖入夏鎮橫衝運道化龍議開泇河  
屬之邳州直河以避河險給事中侯慶遠因言泇河成  
則他工可徐圖第毋縱河入淮淮利則洪澤水減而陵

自安矣三十二年正月部覆化龍疏大略言河自歸德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三由蘭陽道考城至李吉口過堅城集入六座樓出茶城而向徐邳是名濁河為中路由曹單經豐沛出飛雲橋泛昭陽湖入龍塘出秦溝而向徐邳是名銀河為北路由潘家口過司家道口至何家堤經符離道睢寧入宿遷出小河口入運是名符離河為南路南路近陵北路近運北路近運遠於陵且可濟運前河臣興役未竣而河形尚在因奏開淤有六善

帝從其議工部尚書姚繼可言黃河衝徙河臣議於堅  
城集以上開渠引河使下流疏通復分六座樓苑家樓  
二路殺其水勢既可移豐沛之患又不至沼碭山之城  
開泐分黃兩工并舉乞速發帑以濟允之八月化龍奏  
分水河成事具泐河志中加化龍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會化龍丁艱候代命曹時聘為工部侍郎總理河道是  
秋河決豐縣由昭陽湖穿李家港口出鎮口上灌南陽  
而單縣決口復潰魚臺濟寧間平地成湖三十三年春

化龍言豐之失由巡守不嚴單之失由下埽不早而皆由蘇家莊之決南直山東相推諉請各罰防河守臣至年來緩堤防而急挑濬堤水溢不咎守堤臣之不力惟委濬河之不深夫河北岸自曹縣以下無入張秋之路南岸自虞城以下無入淮之路惟由徐邳達鎮口為運道故河北決曹鄆豐沛間則由昭陽湖出李家口而運道溢南決虞夏徐邳間則由小河口及白洋河而運道涸今泇河既成起直河至夏鎮與黃河隔絕山東直隸

間河不能制運道之命獨朱旺口以上決單則單治決曹則曹魚及豐沛徐邳蕭碭皆命懸一線堤防何可緩也至中州荊隆口銅瓦廂皆入張秋之路孫家渡野雞岡蒙牆寺皆入淮之路一不守則北壞運南犯陵其害甚大請西自開封東至徐邳無不守之地上自司道下至府縣無不守之人庶幾可息河患乃敕時聘申飭焉其秋時聘言自蘇莊一決全河北注者三年初泛豐沛繼沿單曹陳燦之塞不成南陽之堤盡壞今且上灌全



濟旁侵運道矣臣親詣曹單上視王家口新築之壩下視朱旺口北潰之流知河之大可憂者三而機之不可失者二河決行堤泛溢平地昭陽日墊下流日淤水出李家口者日漸微緩勢不得不退而上溢溢於南則孫家渡野雞岡皆入淮故道毋謂蒙牆已塞而無憂於陵溢於北則芝麻莊荊隆口皆入張秋故道毋謂泐役已成而無憂於運且南之夏商北之曹濮其地益卑其禍益烈其挽回益不易毋謂災止魚濟而無憂於民顧自

王家口以達朱旺新導之河在焉疏其下流以出小浮橋則三百里長河暢流機可乘者一自徐而下清黃並行沙隨水刷此數十年所未有因而導水歸徐容受有地機可乘者二臣與諸臣熟計河之中路有南北二支北出濁河嘗再疏再壅惟南出小浮橋地形卑下其勢甚順度長三萬丈有奇估銀八十萬兩公儲虛耗乞多方處給疏上留中時聘乃大挑朱旺口十一月興工用夫五十萬三十四年四月工成自朱旺達小浮橋延袤

百七十里渠廣堤厚河歸故道六月河決蕭縣郭煖樓  
人字口北支至茶城鎮口三十五年決單縣三十九年  
六月決徐州狼矢溝四十年九月決徐州三山衝縷堤  
二百八十丈遙堤百七十餘丈梨林舖以下二十里正  
河悉為平陸邳睢河水耗竭總河都御史劉士忠開朝  
家壩外小渠引水由是壩以東始通舟楫四十二年決  
靈壁陳舖四十四年五月復決狼矢溝由蛤鰻周柳諸  
湖入沭河出直口復與黃會六月決開封陶家店張家

灣由會城大堤下陳留入亳州渦河四十七年九月決  
陽武脾沙埕由封邱曹單至考城復入舊河時朝政日  
弛河臣奏報多不省四十二年劉士忠卒總河閱三年  
不補四十六年閏四月始命工部侍郎王佐督河道河  
防日以廢壞當事者不能為有天啟元年河決靈壁雙  
溝黃鋪由永姬湖出白洋小河口仍與黃會故道湮涸  
總河侍郎陳道亨役夫築塞時淮安靈雨連旬黃淮暴  
漲數尺而山陽裏外河及清河決口滙成巨浸水灌淮

城民蟻城以居舟行街市久之始塞三年決徐州青田

大龍口徐邳靈睢河並淤呂梁城南隅陷沙高平地丈

許雙溝決口亦滿上下百五十里悉成平陸四年六月

決徐州魁山堤東北灌州城城中水深一丈三尺一自

南門至雲龍山西北大安橋入石狗湖一由舊支河南

流至鄧二莊歷租溝東南以達小河出白洋仍與黃會

徐民苦渰溺議集貲遷城給事中陸文獻上徐城不可

遷六議而勢不得已遂遷州治於雲龍河事置不講矣

六年七月河決淮安逆入駱馬湖灌邳宿崇禎二年春  
河決曹縣十四鋪口四月決睢寧至七月中城盡圯總  
河侍郎李若星請遷城避之而開邳州壩洩水入故道  
且塞曹家口匙頭灣逼水北注以減睢寧之患從之四  
年夏河決原武湖村鋪又決封邱荊隆口敗曹縣塔兒  
灣大行堤六月黃淮交漲海口壅塞河決建義諸口下  
灌興化鹽城水深二丈村落盡漂沒逡巡踰年始議築  
塞興工未幾伏秋水發黃淮奔注興鹽為壑而海潮復

逆衝壞范公堤軍民及商竈戶死者無算少壯轉徙丐

江儀通泰間盜賊千百嘯聚至六年鹽城民徐瑞等言

其狀帝憫之命議罰河曹官而是時總河朱光祚方議

開高堰三閘淮揚在朝者合疏言建義諸口未塞民田

盡沈水底三閘一開高寶諸邑蕩為湖海而漕糧鹽課

皆害矣高堰建閘始於萬歷二十三年未幾全塞今高

堰日壞方當急議修築可輕言開濬乎帝是其言事遂

寢又從御史吳振纓請修宿寧上下西北舊堤以捍歸

仁七年二月建義決口工成賜督漕尚書楊一鵬總河  
尚書劉榮嗣銀幣八年九月榮嗣得罪初榮嗣以駱馬  
湖運道潰淤創挽河之議起宿遷至徐州別鑿新河分  
黃水注其中以通漕運計工二百餘里金錢五十萬而  
其所鑿邳州上下悉黃河故道濬尺許其下皆沙挑掘  
成河經宿沙落河坎復平如此者數四迨引黃水入其  
中波流迅急沙隨水下率淤淺不可以舟及漕舟將至  
而駱馬湖之潰決適平舟人皆不願由新河榮嗣自往



督之欲繩以軍法有入者輒苦淤淺升卒多怨巡按御

史倪于義劾其欺罔誤工南京給事中曹景參復重劾

之逮問坐贓父子皆瘐死郎中胡璉分工獨多亦坐死

其後駱馬湖復潰舟行新河無不思榮嗣功者當是時

河患日棘而帝又重法懲下李若星以修濬不力罷官

朱光祚以建義蘇嘴決口逮繫六年之中河臣三易給

事中王家彥嘗切言之光祚亦皆瘐死而繼榮嗣者周

鼎修泐利運頗有功在事五年竟坐漕舟阻淺用故決

河防例遣戍煙瘴給事中沈允培刑部侍郎惠世揚總  
河侍郎張國維各疏請寬之乃獲宥免云十五年流賊  
圍開封久守臣謀引黃河灌之賊偵知預為備乘水漲  
令其黨決河灌城民盡溺死總河侍郎張國維方奉詔  
赴京奏其狀山東巡撫王永吉上言黃河決汴城直走  
睢陽東南注鄆陵鹿邑必害亳泗侵祖陵而邳宿運河  
必涸帝令總河侍郎黃希憲急往捍禦希憲以身居濟  
寧不能攝汴請特設重臣督理命工部侍郎周堪賡督

修汴河十六年二月堪賡上言河之決口有二一為朱家寨寬二里許居河下流水面寬而水勢緩一為馬家口寬一里餘居河上流水勢猛深不可測兩口相距三十里至汴堤之外合為一流決一大口直衝汴城以去而河之故道則涸為平地怒濤千頃工力難施必廣濬舊渠遠數十里分殺水勢然後畚鍤可措顧築濬並舉需夫三萬河北荒旱究西兵火竭力以供不滿萬人河南萬死一生之餘未審能應募否是不得不借助於撫

鎮之兵也乃敕兵部速議而令堪賡刻期興工至四月  
塞朱家寨決口修堤四百餘丈馬家口工未就忽衝東  
岸諸掃盡漂沒堪賡請停東岸而專事西岸帝令急竣  
工六月堪賡言馬家決口百二十丈兩岸皆築四之一  
中間七十餘丈水深流急難以措手請俟霜降後興工  
已而言五月伏水大漲故道沙灘壅涸者刷深數丈河  
之大勢盡歸於東運道已通陵園無恙疏甫上決口再  
潰帝趣鳩工未奏績而明亡

明史卷八十四